

汾水长流

胡 正



汾 水 长 流

胡 正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$1/32$ 印张: $13\frac{3}{4}$ 字数: 285千字

1978年6月第2版 197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5,000册

*

书号: 10088·595 定价: 1.30元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李真跃

更正：150页后面的插图应插
于252页后面。

第 一 章

黄昏时分，杏园堡村的人们刚刚回到家里吃晚饭，噹噹噹的锣声，和敲锣人的喊叫声，就沿着街巷响过来了——

乡里社里有命令，
男女老少都听清。
今天夜里有霜冻，
社员组员齐出征。
自带一捆高粱秆，
庙院门口来集中。
今晚防霜最当紧，
为得夏秋好收成。

.....

敲锣传令的郝同喜在村里喊叫了一圈以后，曙光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，便背起高粱秆，陆陆续续地来到庙院门前的空场上。当人们正抬头看着大槐树树梢的摆动，看着钟楼顶上的月亮和星星，议论着今夜晚的防霜时，忽然有谁高叫了一声：

“嘿，你们看，那是谁赶着牛跑来了！”

人们往街道上走时，只见是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，他赶着一头大黄牛，牛背上还驮着四捆高粱秆。那年轻的郭春海，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巾，身上穿一件黑棉袄，腰里系了一条雪白的腰带。身高肩宽，剑眉圆眼。在这月黑夜里，越显出他那青年英俊的姿态。听见人们叫他，他就扬起鞭子，在空中叭啦叭啦的响了两声，那大黄牛也就蹦跳着跑到庙门跟前来了。

年轻小伙子们一见郭春海，就围上来。有的帮着把大黄牛拴到槐树上，有的亲热地说道：

“哈，咱们支书无论干甚都要起带头作用，人家都带一捆高粱秆，你怎么驮来四捆？”

“海子哥想得也妙，把老黄牛也动员上参加防霜来了。”

.....

小伙子们正围着郭春海说笑，想不到却惹恼了他们后边站着的一个。这人有三十多年岁，上身披了一件皮袄，头上戴着一顶毡帽。在那方圆的虚胖的脸上，一双细眯眯的眼睛，恰似迸开的黑豆荚里藏着两颗黑豆。听到小伙子们夸奖郭春海，心里一阵不舒服，就接着说了一句：

“哼！几捆高粱秆也值当得使牛驮！”

小伙子们一听这呕气话，便立时回过头来，但瞪眼看时，才看见是他们的副社长刘元禄。小伙子们虽然心里不服气，表面上却不好意思顶撞他们的上级。郭春海呢，他从家里出来时，为了多拿几捆高粱秆防霜，才想出了这个办法，为了使唤牛驮，还和父亲吵了一顿。而今刘元禄却当着众人

说这种话，心里自然生气，但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和他吵嘴。这时，刚巧老社长徐明礼走过来。徐明礼知道刘元禄跟郭春海平素常面和心不和，短不了吵嘴拌舌。刚才县委会来电话通知防霜，他俩还争吵了一顿：刘元禄怕白劳累一夜，劳民伤财；郭春海却说，应当相信气象预报，发挥农业社的优越性，避免减产。因此坚持要防霜。眼下，徐明礼也怕他俩当着众人争吵，便拉着郭春海说道：

“算啦。一句闲话，就当他没有说，你没有听见。天气不早了，人们也来得差不离了，我看咱们就开会吧。”

于是，社长徐明礼就宣布开会，先让乡长张月清讲了几句防霜的意义，随后又说明了今晚上的防霜办法：农业社按生产队分配地段；互助组由组长带领，到村外西北面用高粱秆摆好一排火堆。民兵们集中到庙上睡觉，后半夜以打钟为号，分头去点火熏烟。

社长徐明礼刚宣布完毕，各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就立刻叫喊起来。队长叫社员，社员叫队长。一阵叫嚷之后，各生产队的队长又向社员们分配开任务，指定下地点，然后社员们就背起高粱秆出发了。

乡、社干部们在讨论防霜办法时，便确定了分工。支书郭春海和社长徐明礼领导农业社防霜，乡长张月清领导互助组和单干户防霜。眼下，当农业社的社员们出发以后，张月清检点人数时，看见互助组和单干户来的人太少，便临时又抽调了几个干部，分派去动员互助组和单干户。刘元禄因为兼任着乡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，所以张月清也临时把他抽调过来，并且和他商议道：

“你是和村主任他们领导互助组呢，还是和我去督促单干户？”

刘元禄觉得单干户一家一户的不好督促，便说：“我就和村主任领导互助组吧。”乡长张月清便给他分配了督促周有富等三个互助组的任务。刘元禄刚领了任务，就神气十足地独自走了。他想先回一趟家，提一盏马灯。他既然是去作领导工作，而且又是动员富裕中农周有富，那当然就应当提一盏照明的马灯。

一霎时，庙门前的场子上已空无一人。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，已经背着高粱秆，按照指定的地点，分头向村外走去。有的是三人一群，有的是两人一伙，也有的是一人一路。郭春海因为驮了四捆高粱秆，所以也是一个人赶着老牛往村外走。一路上，他看着社员们那股欢劲，心里也高兴起来。往年春天遇到霜冻，哪能有这种阵势，一家一户的怎能抗住这么大的灾害！办起农业社后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，竟使好多农业社员激动起来；有的社员一面走，一面还大声地吆喊着返回家里背高粱秆的人，有些年轻社员们，竟高声唱起秧歌。年轻的郭春海一听那秧歌，也兴奋地响了一声牛鞭，仰起头唱了起来。

郭春海正高兴地唱着秧歌往村外走，耳风里忽听得有谁笑了两声。他定睛一看，怎么竟走到周有富那老顽固的大门口来了！心里一时慌跳，秧歌也唱不出口了。当他正要迈开大步走过去时，忽然又听得有谁叫了他一声：

“支书同志，怎么不唱啦？”

郭春海一听那耳熟的声音，回头又看见那两条长辫子在

眼前一晃，他就心热地叫了一声。

“啊，红莲！”

杜红莲低声笑着说道：

“我就听出是你来了。”

郭春海也高兴地问道：

“你出来做甚？”

杜红莲却先问他：

“你们干甚去？”

郭春海说：“到麦地里熏烟防霜。”

杜红莲一听说郭春海到麦地去熏烟防霜，就回头看了看院里，院里是黑洞洞静悄悄的。刚才郝同喜敲锣时，她就劝她后爹周有富也去防霜，周有富却说：“什么气象台和广播台，哼！农业社不心疼高粱秆，叫他们熏烟去吧，咱是互助组，咱可悞不起瞌睡。”所以全家人早就熄灯睡觉了。但杜红莲听了郝同喜那锣声，随后又听见街上人们来来往往的嚷叫声，想象着农业社员们到麦地里熏烟防霜的热闹情景，就不想睡觉了。心想：“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，他不相信气象预报，自己还能不相信？他不响应政府的号召，自己也跟他睡懒觉？”再说，杜红莲是多么想和农业社那些年轻人们一块儿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地到地里干活啊！她实在不愿意闷在家里。她正发愁自己一个人怎么去防霜，就听到郭春海那动心的歌声，她便大胆地走出门外，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要求：

“支书同志，我也跟你去防霜吧？”

“你跟我去？”

郭春海倒有些犹豫了。在这黑暗的夜里，他们两个年轻男女相跟着到村外去熏烟防霜，要是给那些封建疙瘩们看见，会说些什么话？在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？让那顽固的周有富知道后，又会对她怎样呢？也许，杜红莲不过是顺口说一说，只要自己一拦挡也就罢了。不料杜红莲却把一双长辫子往后一甩，赌气说道：

“他们不防霜，还能挡住我防霜？刚才老同喜敲锣时，还动员我们出来防霜，你要不想带我走，我就一个人去。”

郭春海见她这样坚决、大胆，说得也在理，便高兴地答应了她。杜红莲也就立时气消云散，笑着看了郭春海一眼，便和郭春海相跟着走出村去。

一路上，郭春海心里一直是热突突的。他们好久没有见面，没有说话了。今晚上，好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，他何尝不愿意和红莲好好地说话呢！他就和红莲并排走起来。忽然，他的左手一下子碰着红莲的右手，郭春海心里跳了一下，她呢，她却轻声地笑笑，而且也有意用手碰了他一下。可是，当郭春海第二次用手碰她时，她却闪手躲开了。郭春海心里一阵冰凉，刚预备好的几句话语也说不出来了。是啊，自从那年正月十五闹红火以后，只在村剧团、夜校里或遇到什么工作时见见面，也没有说过什么知心话，谁晓得今晚上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！

杜红莲却仍是仰着一副笑脸，虽然她这时候心里也是热烘烘的，但她还不敢断定是因为参加防霜呢，还是因为相随着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郭春海。自从那年元宵节闹红火以后，她倒是常想见他，见了他心里就觉得快活。可是，这能

不能就算是对他有了意思呢？

杜红莲原是南村人，九岁上死了父亲，就跟随上后嫁的母亲到了杏园堡。她长到十五岁，村里人们都夸奖她长得漂亮。正月十五闹红火时，就选她上了“背棍”。这地方最时兴“背棍”。就是一个男人在背上背一根铁棍，把一个女孩子绑在上面，铁棍由双方的衣服遮掩着，因此看不出来。有时，铁棍从男人伸起的袖子里伸出去，再经过一把扇子或一把旱伞和上面女孩子的裙子的遮掩，就好象女孩子站在扇子或旱伞上一样。男女双方扮演的角色，大都是当地流行的戏曲或秧歌节目，如《打金枝》、《宝莲灯》、《四姐挑菜》、《五哥放羊》等等。在挑选扮演者时，背铁棍的男子要身强力壮，会扭；“背棍”上的女子则要聪明漂亮。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，村里总要挑选几个最好看的女子上“背棍”，而谁家的女子如果上了“背棍”，开春以后，媒人就会踏烂谁家的门槛。那年正月十五选上杜红莲上“背棍”，让她装扮了一位玉堂春。一说要演《玉堂春》，恰巧又打动了敲锣传令的照庙老汉郝同喜。郝同喜一提起《玉堂春》就没命了，他特别喜爱这出戏。别人对于他特别喜爱这出戏虽然也知道一点缘故，却不知道他的劲头会有这么大；他要扮演背铁棍的王金龙。别人都说他年老气衰，怕背不动，他就抖抖精神说：“论力气，不减当年；论架势，在这方圆几十里以内也算个老把式吧！”他非要扮演这角色不行。没有办法，年轻人们就只好直爽地提出：“那就改扮《打渔杀家》的萧恩吧。王金龙是个年轻漂亮后生，你满嘴胡采，一脸皱纹，不相宜。”这一说，虽然他有点伤心，可并没有退让。他就刮

了胡须，一股劲往脸上抹粉，象和了泥抹墙缝一样。不顾别人的反对，就装扮起王金龙来。别人看到这光景，也不好意思硬拦挡他。因为这是闹红火的事，而且郝同喜在村里也算个红火人，年轻时候，也确是闹红火的好把式。郝同喜把铁棍紧紧的绑在身上，人们又帮忙把装扮成玉堂春的杜红莲绑上铁棍。锣鼓一响，郝同喜就象斗活龙一样扭出来。一出庙院门，那些挤着看热闹的人们看见这么标致的玉堂春，还有那扭得欢蹦带劲的王金龙，就叫起好来。有几个年轻人还把手指放在嘴里打开哨子。郭春海当时正在敲鼓，一见这情景，也高举起鼓槌，飘起鼓槌上那红绸穗子，更加用劲地擂起鼓来。郝同喜是经不住夸奖的人，听到叫好，他就扭得更得意，更带劲了，真如一条活龙般扭来扭去。可是，总因为他上了年纪，扭到高兴时，一不小心，腰一闪，足一滑，眼看就要摔倒，“背棍”上的杜红莲也跟着要倒下来。当时真把看热闹的人们惊呆了。但就在杜红莲刚要倒下去时，突然那擂鼓的郭春海一步抢上去，伸手就接住了她。受惊的杜红莲只叫了声“海子哥！”便无力地闭着眼睛，偎在郭春海的怀里……

这以后，杜红莲见到郭春海，心里就觉得亲切，热乎。但他们除了正月十五闹红火，除了五月端午、七月十五赶庙会时见见面，说话的机会就不多了。郭春海不愿意仗着救过她再去找她，她也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恩情而许下终身心愿。解放后，村里办起了夜校，虽然他俩可以经常见面，但是郭春海还看不出她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因为杜红莲那火喷喷、热辣辣、喜闹好耍的性情，好象对谁也是那么尽情地

开心。这中间竟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她有了意思。比如夜校散学以后，因为她住的那条小巷里就只她一个人上学，所以每次散学后，夜校教员总要让同学们送她回家。起先是女同学们送她回家，后来那些年轻的男同学们也争着送她。一路上，同学们自然也要说说笑笑。有一次，一个青年送她回家时，故意用肩膀碰了她一下，她却只是不在意地笑笑；快到她家门口了，那青年突然一下抓住她的胳膊，这一来，她真有点心慌。但她忽然回头一看，就大声叫道：“看后面那个黑东西，看狼！”那青年一松手，再回头看时，她几步就钻进家门去。随后，她又探出头来，笑着说了句：“今晚上谢谢你啦，以后可不敢再劳驾了。”就这样，她来到这村里已经十年，并且长成十九岁的大姑娘，也还没有一个年轻人敢向她提亲。郭春海呢，虽然心里头早就爱上了她，可是却一直猜不透她的心思。就说今天晚上吧，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大胆地突然跑出来呢？

春海和红莲相跟着走出村外，沿着村外地里的小路向前走着。黑夜里，隐隐糊糊地看见田野里有许多背着高粱秆的人影走动。有些人提着马灯，好象田野里闪着几颗星星。也有的人拿着手电，亮光一闪一闪。看着这情景，又听着远处人们的吆叫声，杜红莲真觉得新奇高兴。

春海和红莲一直走到汾河畔杏园东边的那块麦地里。郭春海把黄牛拴在地头的一株杏树上，把牛背上的四捆高粱秆卸下来，杜红莲就帮着他在麦地北头摆起火堆。

郭春海第一次和杜红莲在一起劳动，只觉得浑身是劲，一伸手就提起一捆高粱秆。杜红莲呢，也伸过手来，要和他

伙抬。春海说：“黑洞洞的，小心扎了你的手。”红莲嘴里说着：“我的手才不怕扎呐！”心里却感到一股温暖。因为她跟着后爹周有富上地劳动，不论多么苦重的活计，周有富从来没有心疼过她，而只是要她一劲儿动弹。她那不懂事的隔山哥哥周和尚，也是木楞楞的不知道心疼别人。只有她妈妈有时候还照顾她休息一阵。可是，女儿长大了，单有妈妈的疼爱已经不够了。

杜红莲一面帮着郭春海摆火堆，一面又心急地问道：

“甚时点火呀？”

春海说：“听气象台的报告，约莫是后半夜才降霜。等防霜指挥部一下命令，民兵们就来点火熏烟。”

红莲忽然歪过头问道：

“今晚上真的会降霜？”

春海说：“你还是青年团员，怎么也不相信科学？气象预告，十有九准。”

“我当然相信科学，可我那后老子硬说今晚上不会下霜。就说防霜吧，我们互助组哪能象你们这样齐心！”

说到农业社和互助组，快活的杜红莲就犯愁了。因为去年冬天办农业社时，她曾经和她后爹周有富闹过要入社。周有富却是坚决不入社。杜红莲自从高小毕业后，便立志要给村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如办民校、讲卫生，参加村剧团宣传等等，不论村里有什么集体活动或上级布置下什么工作，她总是积极参加。上级号召成立互助组，她就积极动员她后爹周有富参加，她还热心地在互助组里当了记工员。到后来，她看到互助组那“春紧夏松秋垮台”的样子，又是干着

急没有办法。去年冬天办农业社，虽然她后爹说甚也不参加，她还是每天到农业社来，看一看心里也爽快啊！她看到那老会计趴在桌上慢腾腾地登记牲畜、土地数字，急得她真想立时到农业社当一名会计或统计。以后她看了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、机械化的电影，又急着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了。是啊，当一名女拖拉机手多痛快，对农业增产多有用！她曾经多么激动地想象过自己参加农业社以后的美好的前途！可是周有富却死不愿意入社，还要她守在家里。杜红莲真不愿意和她那铁脸后爹、木头哥哥闷在家里，也真怕和他们在一块儿动弹的时间长了，会把她憋闷死。因此，自从办起农业社，她就更觉得在家里愁闷人，也更向往农业社了。

摆好火堆，郭春海想起要回庙里值夜，杜红莲也想起她走时没有关好大门。他们只好又相随着走回村里来。一路上，他们看见好多麦地头上已经摆好一排排火堆，杜红莲就新奇高兴地对郭春海说道：

“啊呀，这么多火堆，后半夜点着以后，四处冒起烟来，那才好看呐！”

郭春海也兴奋地说：

“是啊，今晚上这阵势真摆布得不赖。三道防线，一片烟雾。”

红莲一听说有这般情景，自然不想呆在家里睡觉。她又问春海：

“点火时你去不去？”

春海说：“当然去啊！”

她就央告春海：

“那你再叫上我吧。”

春海一听这话，心里自然高兴，便随口答应：“好。”可是，回头又想到她的后爹周有富和她家那条看门的大黑狗，就摇摇头说道：

“叫你后老子听见呢，骂我一顿不要紧，你也就不用想出来点火了。”

红莲说：“不怕，你叫的时候声音轻点、低点，为甚要叫他听见！”

春海说：“声音太低了你也听不见。”

“那你就再唱你那秧歌吧。”

一提起唱秧歌，春海忽然想起敲钟。他就高兴地对红莲说：

“点火时要敲钟，你听见敲钟，就到大门口等我好不好？”

红莲一听这办法更好，就说：

“好吧，可是钟一响你就来呀，不要让我在门口老等。”

两个年轻人就这么高高兴兴、说说话话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杜红莲家门口。当红莲正要进大门时，忽然从大门里出来一个人，红莲和春海都吓了一跳，他们还以为是红莲的后爹周有富呢！等那人走出大门，春海和红莲才认出是刘元禄。

刘元禄见他们俩相跟着从村外回来，就歪着脑袋问了一声：

“到哪里去来？”

他俩都毫不在乎地一齐回道：

“防霜！”

刘元禄知道他们没有好话回他，也就只好瞟了他们一眼，气恨恨地走了。

刘元禄挑选动员互助组防霜的任务时，原以为互助组比单干户好动员，只要催动一下互助组组长就行了。但他叫了周有富好一阵，这个互助组长却躺在被窝里，说什么也不想起来。最后也只不过答应他“到后半夜再说”。他对这位富裕中农又不敢发脾气，没有办法，就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大门；谁知道一出大门又碰到那冤家对头郭春海，真是气上加气。这时，阵阵的西北风已经刮起来，刘元禄只觉得身上一阵寒冷，也不想再去动员别人了，他就弯回来，走进庙院斜对门赵玉昌的小铺子里。

第二章

刘元禄走进赵玉昌的小铺子，就象一个老主顾那样，往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一坐，叫了声：

“来二两！”

赵玉昌一见刘元禄进来，便把手里的报纸放在桌上，把煤油灯移到他跟前，一面给他打酒，一面问：

“怎么你没有去防霜？”

刘元禄先喝了一口酒，然后就发起牢骚来：

“嘿，不用提啦。乡长让我领导互助组，可我叫了几个互助组组长，都是不想去防霜。刚才我去叫周有富，他倒睡啦，怎么叫喊他也不起来。叫不动他也罢啦，一出门，又碰上郭春海，还相跟的杜红莲。”

“怎么？”赵玉昌一听说深更半夜的，一男一女相跟在一起，就紧跟住问道：“他们相跟着到哪里去啦？”

刘元禄说：“看样子是从野地里回来的。杜红莲回了她家，郭春海到庙上去了。”

“噢，噢！”

赵玉昌好象听到一个好消息那样，又高兴地玩弄开手里的两颗核桃了。让那两颗油亮的核桃在手心里转了几圈，他的脑子里也就转出一个主意来了。于是，他也打了一壶酒，